

漢

書

一四

蘇氏知學



張陳王周傳第十

班固

漢書四十一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父祠父開地名也

相

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

師古曰釐讀曰僖

悼惠

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

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

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

師古曰從昭侯至悼

惠王凡五君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晉灼曰海神也如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

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

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

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

良與客

狙擊秦皇帝

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

誤中副車

師古曰副謂後乘也

秦

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

求賊急其良乃更

名姓亡匿下邳

師古曰更改也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矣

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曰褐制若衾今道士所服者是

直慙其履圯下

師古曰直猶故

也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

師古曰孺幼也

良愕然欲歐之

師古曰愕驚也

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

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

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

諾五日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

去後五日蚤會

師古曰以公良今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

五日雞鳴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爲書

故云一編編音鞭

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

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遂去不見旦日

視其書廼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讀誦居下邳爲任

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

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

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爲廕將

服虔曰官名也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

用其策爲它人言皆不省

師古曰省視也

良曰沛公殆天授

師古

日殆近也

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

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

爲王益樹黨

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

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

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賴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輒

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

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

萬人擊秦嶢關下軍

師古曰嶢音堯

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

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

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

山上爲疑兵

師古曰皆所以表已軍之多誇示敵人幟音式志反

令酈食其持重寶

啗秦將

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師古

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師古曰解讀曰懈

沛

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

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

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

下除殘去賊宜誦素爲資

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爲質師古曰誦白

素也音
工老反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

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

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

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廼具語沛公沛公

大驚曰為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

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

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
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

服說是也
音才垢反

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

項王乎

師古曰卻
音立畧反

沛公默然曰今為柰何良因要項

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

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

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

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

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項

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

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良歸

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

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

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

齊良廼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

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地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

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

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

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

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

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因舉燕

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

將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

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

其字從木

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

後宋今秦無德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

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

行南面稱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楚必斂衽而朝

師古曰衽衣襟也

漢王

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

酈生

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

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出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

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

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

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

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

式

箕子門

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

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

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

也散鹿臺之財

臣瓚曰鹿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

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

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

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塋

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

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比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天

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

游士離親戚棄墳墓

師古曰離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

去故舊從陛下

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

立者

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

游士各歸事其

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

矣且楚唯母彊六國復撓而從之

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

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陛下焉得而

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

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

捕幾音鉅依反

今趣銷印

師古曰趣讀曰促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

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

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戰不利

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

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廼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

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

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

師古曰復讀曰復

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

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

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

反之欲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

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

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

耳上廼憂曰爲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

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

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

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

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音促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

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

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穀鼬師古曰穀山也鼬地音酒背

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

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

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

土地皆有漑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

之利故云沃野比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

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

輓音晚曰輓引也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

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

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

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

未能得堅決也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

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

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欲易

之君安得高枕而卧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

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

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

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年老皆以上嫚媼士師古曰嫚與媼

同媼古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公誠能毋愛金玉鉅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

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

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

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

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

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

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

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

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承閒為上泣

師古曰因空際之時

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

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

迺令太子

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

師古曰擊鼓而行言

無所畏

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

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

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

見呂后呂后承閒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

惟之豎子固不足遣

師古曰惟思也

迺公自行耳

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

起至曲郵

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

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

剽疾願上慎毋與楚人爭

師古曰剽金音匹妙反

因說上令太子

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
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
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
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
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

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
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
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
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之

四人為壽

已畢趨去上目送之

師古曰以目瞻之訖其出也

召戚夫人指視

曰

師古曰視讀曰示

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適主矣

師古曰適汝也

戚夫人泣涕上曰為

我楚舞吾為若楚歌

師古曰若亦汝

歌曰鴻鵠高飛一舉

千里

師古曰鵠音胡督反

羽翼以就橫絕四海

師古曰就成也絕橫謂飛而直度也

橫

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師古曰繳弋射也其

矢為矰矰音增繳音之若反

歌數闋

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音曰穴反

戚夫人歔歔流

涕

師古曰歔音虛欬音稀又音許氣反

上起去罷酒音不易太子者良

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相國

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

甚衆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

音竹助反

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

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

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

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高謂仙道

帝崩吕后德良迺彊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飲

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之過隙

師古曰解在魏豹傳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

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

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母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陳平陽武戶牖人也

師古曰陽武縣名屬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

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食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塵麤屑爲紇頭

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垂老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

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

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

所獨視偉平

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

其家家廼負郭窮巷

師古曰負謂背也

以席爲門然門外多

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陳平仲

曰平貧不事事

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

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

女爲平貧廼假貸幣以聘

師古曰貸音去戴反

予酒肉之資以

內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

事廼父嫂如事廼母

師古曰廼汝也

平旣取張氏女資用益饒

游道曰廣里中社平爲宰

師古曰主切割肉也

分肉甚均里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

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

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大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

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

秦賜爵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爲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

爲都尉

師古曰稗音下旦反

賜金三十溢居無何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

漢

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廼封其金與
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亡度河舩人見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
之欲殺平平心恐廼解衣羸而佐刺舩

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

舩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

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

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

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

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

師古曰謹蹕而議也

曰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

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

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

將屬韓王信軍庸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

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王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

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

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

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

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

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

如淳曰孝己高

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

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耳

師古曰顧念也

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

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

師古

曰遂猶竟

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

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

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

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

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
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
王廼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廼
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
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
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土
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
言愛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
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
耻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頃讀曰鈍者讀曰嗜誠各去兩

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大王資母人

師古曰資謂天性也

侮古侮字

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

師古曰顧念也

彼項

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

師古曰昧音株且音

子間反

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

間其君臣以疑其心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項王爲人意忌信讒

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

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

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

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

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

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師古曰舉鼎俎而來

即陽驚曰以爲亞父

使廼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

服虔曰去肴肉更以

惡草之具

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

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

之廼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

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

平廼

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廼與漢

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

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

怒而罵平躡漢王

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

漢王寤廼厚遇齊使

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

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

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高

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

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

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

師古曰上與如也

上

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

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

擊之是趣之戰也

師古曰趣讀目提

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

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

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

陛下弟出僞游雲夢

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

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

勢必郊迎謁

師古曰出其郊遠迎謁也

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

之事耳高帝以爲然廼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

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

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

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

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

師古曰若如也

廼復賞魏無

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

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

得開

師古曰闕氏音焉支

高帝旣出其計秘卬莫得聞高帝南

過曲逆

孟康曰中山蒲陰縣

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

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

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

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

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

中尉從擊臧荼陳希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

奇計或頗秘卬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

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

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譖毀之它皆類此高帝怒曰

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異用平計召絳

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

曰傳音張戀反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

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

后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

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

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

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

平恐吕后及吕須慙廼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

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

事喪前吕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

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以爲郎中

令曰傳教帝如淳曰傳相之是後吕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

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

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

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

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

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師古曰鄉讀曰

鄉

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劒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
故後封陵爲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
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
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問左丞

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

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啜小飲

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

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

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

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

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殿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

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

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

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

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

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使

事呂須常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

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

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

師古曰質對也

曰鄙語曰

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

謂師古曰

顧念也

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

師古曰謂且順從之

不乖

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

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

如

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爲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

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初立怪平

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

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廼以太尉勃爲右丞

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

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

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

洽背師古曰洽霑也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

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

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

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

陛下不知其驚

下使待罪宰相

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驚音叔

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師古曰遂申也

外填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

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

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

遠矣居頃之勃謝免相而平顓為丞相

師古曰顓與專同

孝

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
棄市王陵亦至立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
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
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
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
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

曰掌妻衛子夫之姊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也

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其下亦同

徙

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韋薄為曲也

常以

吹簫給喪事

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

材官引強

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

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高祖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

胡陵下方與

師古曰音房豫

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

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

爵五大夫攻蘭虞吳取之擊章邯車騎

師古曰殿之言墳也謂鎮

軍後以杆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

略定魏地攻棘戚東緡以往至

栗

師古曰緡音昏

取之攻酈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

至濮陽下蘄城攻都關定陶龍襲取宛胸得單父令

師古曰音善甫

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

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

多謂功多也

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

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

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

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

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

守齧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

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

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

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

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

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頻陽在檣陽東北郿音媚圍章邯廢丘破之西

擊益已軍破之

如淳曰章邯將也

攻上邽

師古曰邽音圭

東守峽關

擊項籍攻曲遇最

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顓

還守敖倉追籍籍

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

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

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

師古

曰當高祖所行之前

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一百

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

以前至武泉

孟康曰縣屬雲中也

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

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谿石

應劭曰谿石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

曰沙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

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

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

師古曰姓乘馬名降

也乘音食孕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

將宋最鴈門守圉

師古曰鴈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

因轉攻得雲中

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

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肆音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

定鴈門

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

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

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

師古曰即幽薊州薊縣也音

計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

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

太

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

破綰軍

上蘭後擊綰軍沮陽

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

追至長城定

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

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

師古曰最者凡也言其攻戰克獲之數

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

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

強敦厚

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

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

如淳曰勃自東

欲反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趣為我語

蘇林曰音趣舍臣瓚曰今直言物稱經也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趣讀曰促謂今速言也

其椎少文如此

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椎諸師古曰推謂撲

鈍如推也
音直推反

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

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士年高后崩
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
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
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
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
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
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
誅滅無遺種
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
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

請得除宮廼與大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

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什

兵罷師古曰什頓也什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

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擇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

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

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

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

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

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

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

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

則禍及身矣

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

烏狎反

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

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

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

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

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

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

知置辭

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

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

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

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以公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

曰以公

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師古

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

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盡以子

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

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

應劭曰陌頽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

爲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

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

北軍

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綰謂引其組音烏版反

不以此

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師古曰顧猶倒也

文帝旣見

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持節赦勃

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

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

尚公主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

坐殺人死

國絕一年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內太守亞夫復

爲侯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

應劭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

君後

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

師古曰秉音彼命反

貴重矣

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

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旣以貴

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

師古曰視讀曰示

負指其口曰

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師古曰從賢也音子容反

居三歲兄絳侯

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爲條

侯

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

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以

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

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

勞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師古曰彀張也音濫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候隊矣

先驅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

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

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

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

應劭曰禮介者不拜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

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

使人稱謝

師古曰謝告也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

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

師古曰鄉讀曰嚮

其將固可襲

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

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

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

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

尉東擊

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師古

曰劉音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廼可制也上許之師古

匹妙反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爲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

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

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

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

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殺賊阨陁之間且兵事上

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

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閒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

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

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大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賊閒果得

吳伏兵廼請涉爲護軍亞夫至云冒兵滎陽

師古曰會集也

吳方

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

師古曰走音奏

深僻

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

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

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

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譙內相攻擊擾亂至

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

如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

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
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
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以太尉計謀爲是
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廼
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
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
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
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
即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
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己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廼其

子彭祖顧得侯

師古曰顧反也

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

師古曰趣讀曰

促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

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

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

而沮

師古曰沮者止壤之意也音牛與反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

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

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

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

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觥

師古

曰裁大觥音側吏反

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

取箸

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孟康

曰設載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

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

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

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

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取庸苦之不與錢

師古曰庸謂賃也

庸知

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

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

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二問之也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

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

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

召詣廷尉

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廼葬
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
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
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
而死國絕一歲上廼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爲平曲
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
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廼封王信爲蓋
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
爲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

應劭曰魁梧丘虛壯

大之意也蘇林曰悟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

反若婦人女子故

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

也學者多疑於鬼神

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

如良受書老父亦

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

師古曰離遭也

豈可謂非

天平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

歸於漢而爲謀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

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

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

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

誅諸吕立孝文爲漢伊周

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

何其盛也始

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

佐之

師古曰竈愚也舊音下
緹反今讀音竹巷反

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

次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

師古曰乃汝也言
汝亦不及見也

終皆如言

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

頤楚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潁曰沂

水上橋也顏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

水服說是屢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

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爲圯在

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シ今從土作頤音下文
直憶其履記下並作圯字校定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班固 漢書四十一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不同故噲專屠以賣後與高

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

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

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

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卬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卬之司馬也卬讀與夷同卻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潁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

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潁曰即公大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

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

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

曰圍即陳留圍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

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

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

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

人師古曰既斬候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立

羽反遇音顯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

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項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

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秦軍尸御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齒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鄧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卻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墳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

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

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

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

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

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

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

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

師古曰營衛謂

營壘之守衛者

噲直撞入立帳下

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

項羽目之問

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

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

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

師古曰時項羽未爲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

追書

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

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既出

沛公留車騎

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

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

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

已

師古曰已上也

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

項羽沛公幾殆

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及幾音鉅依反

後數日項羽入

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會爵為列侯號臨

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

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

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

雍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

城先登

師古曰釐讀與郎同縣名即後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

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

師古曰地名也卻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

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

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

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確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

至櫟陽賜食

邑杜之樊鄉

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

從攻項籍屠煮棗

晉灼曰地理志

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擊破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

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

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

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

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

項羽引東從

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虜楚周將軍卒四十

人

師古曰周虜

圍項籍陳大破之

師古曰於陳縣圍之

屠胡陵項籍死

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

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
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
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
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
栢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張晏曰殘有所

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墳說是

遷爲左丞相破得荼母卬尹藩

軍於無終廣昌

師古曰姓其荼母名卬也其荼音其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

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
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

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

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

破其丞相抵薊南

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

定燕縣十八

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

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

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吕后弟

吕須爲婦生子伉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故其比諸將最親先

黥布反時高帝嘗病

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

惡見人卧禁中詔

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

迺排闥直入

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日門屏也音土曷反

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官者卧曾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

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師古曰憊力極也音

蒲拜反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

一官者絕乎

師古曰顧猶反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

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

呂氏

師古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

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

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

師古曰即就也

陳平畏呂后執噲

詔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噲得復

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盡

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

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

薨諡曰某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某侯

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

生佗廣佗廣實非某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

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

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

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旬陽縣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蓋田

而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

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拘邑

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拘邑今在幽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拘音荀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

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

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陷陳破荼軍易下

師古曰今易縣

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

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

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

與絳侯等定

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將爲相而居守者

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

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

攻其前垣

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陷

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

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

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

治事

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

其子寄字況與吕禄善及高后崩

大臣欲誅諸吕吕禄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

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吕禄吕

禄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

諸吕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

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七

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

欲取平原君爲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景帝怒下寄吏免

上迺封商它子堅爲繆侯

師古曰繆所封邑名

奉商後傳至玄

前漢傳二
孫終根武帝時爲大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
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
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
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
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

告故不傷嬰

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
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會召時

嬰

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

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

車

師古曰為沛公御車

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

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

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同

賜爵

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

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

封揚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

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

又擊秦軍雒陽

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

鄧展曰今沛郡益

縣因奉車

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政戰以至霸上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

芷陽

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

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

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

惠魯曾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

師古曰罷讀曰疲

常踰兩

兒棄之

服虔曰踰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

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

服虔

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脩也擁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擁樹馳

服言圍樹而走義尤踰越雍讀曰擁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

孝惠魯曾元於豈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

邑沂陽

師古曰沂音魚水反

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師古

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

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

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

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

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

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

不測也鄉讀曰嚮

卒以得脫

師古曰卒終也

益食嬰細陽千戶

師古曰益其邑使食

之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

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從擊陳

稀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

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

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

云北關甲第當道直啓

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

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

復爲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

師古曰頗音普河反

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姁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王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

高祖爲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

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

孟康曰攻戰速

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

賜爵執帛號宜陵君從攻陽武以西

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齯陽

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

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

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

評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破漢

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

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

楚騎來眾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

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

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

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

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

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

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古餉字起陽

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

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

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

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土為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

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

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

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

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

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

將華母傷

師古曰華音下化反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

師古曰二縣名

擊破其騎所將

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

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

密

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

卒斬龍且

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

生得

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

蘭

師古曰亞次也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

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

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

每郡置長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

慮徐

師古曰僅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

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

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

項羽使項聲

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郟公下邳

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

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

遂降

彭城虜柱國項佗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降留薛沛鄼蕭相

師古曰凡六縣

也鄼音才何反

攻苦譙

師古曰二縣也

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

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

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

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

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

吳郡長吳下

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

得吳守

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

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

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服虔曰胡名也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石

師古曰砮音千坐反

至平城爲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

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

師古曰卒謂所將之

卒也特獨也各獨爲將

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

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

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邑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

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

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

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

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

事

師古曰風讀曰諷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旣誅諸呂齊王罷

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

除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

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

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

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

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

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

卒斬騎將一人教下師古曰教地名教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教鄙之間益食邑

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爲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

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

卅卅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

右丞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

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

稀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稀一月徙為代

相國將屯

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

丘也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

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

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

攻濟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淳曰騎將率號為

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騎長主甲也

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

公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
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
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
邢說軍菑南破之

師古曰菑縣名也後
爲考城說讀曰悅

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
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
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
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

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李奇曰或以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

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臯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

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

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

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

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

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

師古曰侯敞

因

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
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
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
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
曰肅侯子亨嗣有罪國除

周緤沛人也

師古曰緤音意列反

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

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

師古曰即馮翊

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

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爲信

武侯

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稀

縲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

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

年更封縲為鄴城侯

服虔曰音菅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

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

孝文五年薨諡曰

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縲子應為鄴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

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贅曰仲居稱犁牛之子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為犧牲雖以其母犁色而後不用

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

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

基不如逢時

張晏曰茲基鉏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

信矣樊噲夏侯嬰灌

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

豈自知

附驥之尾

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

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

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

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樊酈滕灌傳新周傳第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班固

漢書四十二

祕書監上議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

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

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

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

師古曰質鑑也

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

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

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爲

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

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

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

荼有功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

曰以能計故号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号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

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号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

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

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

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爲泗水卒

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以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苛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

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

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

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

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

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

曰燕謂安閑之居也

高帝方擁戚姬

師古曰擁抱也

昌還走

師古曰還謂却退也

高

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

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

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

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

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

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

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上欣然而笑即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

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

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

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

之後不全也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

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

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哥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

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

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

下所爲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

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

憂之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知計所出

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

彊相及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

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

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

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公彊爲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

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

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遷佗皆類此然吾

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

徙御史大夫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

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

以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爲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

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

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

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

師古曰屬委也

晉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

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

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

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旣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

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

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旣代周昌爲

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

定趙王如意之畫

師古曰畫謂畫策今周昌爲相

乃抵堯罪以廣阿侯

任敖爲御史大夫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
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
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
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
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諡曰懿侯傳子至曾
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
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

師古曰窋音竹律反

高后崩與大

呂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

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

正律曆

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

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

師古曰革改也

推五德之運以

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

及以比定律令

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

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律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

若百工天

下作程品

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

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

師古曰卒終也就成

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凡好書無所不觀

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

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

蒼德安國侯王

陵

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

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

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

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

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

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

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

張晏曰以秦水德漢

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

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

中候

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爲中候之官

大爲姦利上以

爲讓

師古曰用此事責蒼

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

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七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

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臂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殿臂音布麥反

從高帝擊項籍遷爲

隊率

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

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

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

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

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

乃以御史大

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

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

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

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師古曰肅敬也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

罷朝坐府中嘉爲

檄召通詣丞相府

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

言上上曰汝弟往

師古曰弟但也

吾今使人召若

師古曰若亦汝也

通

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

師古曰如其故

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

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

通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使

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旣

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

嘉爲丞相五歲

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

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

師古曰適讀曰適

而

丞相嘉自絀

師古曰絀退也

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

前漢傳三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也

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塹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塹音如椽反解在食位負志

嘉聞錯穿宗廟垣

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

師古曰歸首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

垣乃外塹垣故冗官居其中

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

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

斬錯乃請之

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更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

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

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

踵齒齒廉謹

師古曰齒齒持整之良也齒音初角反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

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賁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

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

而

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曲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然哉

周呂木強人也

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

任教以舊德用

張

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

曹陳平異矣

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班固 漢書四十三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詔 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博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監

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皆謂之

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

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齮好荷禮應劭曰握齮急促之

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齮音初角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

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

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

若見沛公

師古曰謂若汝也

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

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三言

之

師古曰第但也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師古曰從音于容反

沛公至

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與兩通定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

洗

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

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

豎儒

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

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音子谷反

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

瓦合之卒

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

收散亂之兵不滿

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井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

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

師古曰下降也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

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

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師古曰救趙及梁

韓信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

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

以食爲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臧粟甚多楚人拔然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

適卒分守成臯

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

此乃天所以

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

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

卻音丘略反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

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

師古

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庾即敖倉

塞成臯之

險杜太行之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

距飛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壺關是壺關無飛狐之名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

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

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

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

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

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

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

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

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

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

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

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
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
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
蜀漢之粟方舩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
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
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
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
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剗此作玩其義各通之說非也攻城得
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下

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舉三十二

城此黃帝之兵非人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

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

以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

酒師古曰日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

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馮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

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迺

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

師古

曰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

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

師古曰時人皆

謂其口辯

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

王之

師古曰佗音徒河反

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

雖結箕踞見賈

服虔曰雖音推今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

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

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

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禍

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

師古曰正亦政也唯

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

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

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師古曰集猶成也屈

强於此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屈强謂不柔服也

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

冢墓夷種宗族

師古曰夷平也
謂平除其種族

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

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師古曰
言其易

於是佗迺蹶

然起坐

師古曰蹶然驚
起之貌也音厥

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

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師古曰
與如也

賈曰王

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

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

地剖判未始有也

師古曰言自開闢
以來未嘗有也

今王衆不過數萬

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

譬若漢一郡王

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

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

迺大說賈

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

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

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

它送亦千金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

賈卒拜佗為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賈為

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

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

也好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瑶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

秦任刑

法不變卒滅趙氏

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爲姓張晏曰莊襄王爲質於趙還爲太子遂稱趙

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

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鄉讀曰鄉安焉也

高帝不憚

師古曰憚和樂也

有慙色

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言之

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師古曰其書今見存

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

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

賈自度不能爭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迺病免

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

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

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

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

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

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

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

佗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禾反

數擊鮮母久溷女為也

服虔

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

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

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

嘗燕居深念

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

賈往不請直入

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

陳平方念不見賈

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覺賈至

賈

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

賈曰

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

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

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

士豫附

師古曰豫素也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

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師古曰謂者與之言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

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

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

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且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共具而

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

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

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

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

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今去之令比諸侯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

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

遂反

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

漢既誅布聞建諫

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呂太后

師古曰欲審食其欲知建

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

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資服具

師古曰資音土得反

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

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安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

今

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

百金稅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爲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列侯貴人以辟

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賻

久之人或毀辟陽

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

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

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

閼籍孺

師古曰倭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斯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閼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

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

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

今辟陽

侯幸太后而下吏

師古曰下晉胡嫁反他皆類此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

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

肉祖爲辟陽侯言帝

師古曰肉祖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肉祖者自挫辱之甚異見哀憐

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
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
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
陽侯於諸呂至深

如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

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

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
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
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
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師古曰乃彼也

遂自剄文帝聞

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
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各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見齊人虞

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縗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

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

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師古曰邵邑名也即今武功故

城是其處積德系善十餘世師古曰系音吐材反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枉之也云杖馬箠

者以示無所扶持也箠音止心系反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

訟

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

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

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

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

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

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諸侯四方納

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

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

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

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

天下莫

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

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

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

未起

師古曰夷創也音瘳

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

矣

師古曰侔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眾可具

師古曰卒讀曰猝

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

之地此所謂天府

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

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

拊其背未能全勝

張晏曰元喉龍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持之也元音岡又音下郎反

今陛

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

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
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
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
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
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
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
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
臣往徒見羸瘠老弱師古曰此肉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瘠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

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行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

曰沮謂止壞也音料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

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

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

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

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父遠子孫爲

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

柰何

師古曰顧思念也

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

厚奉遺之彼知漢共送厚蠻夷必慕以

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

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

善反遺音弋季反

使辯士風諭以禮節

師古曰風讀曰諷

冒頓在固爲

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

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

曰近音其斬反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

一太子一女

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

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

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

女而名之為公主

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

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

秦中新破

師古曰秦中謂

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窮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

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

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
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

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
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
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
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

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蕘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
曰將

謂為逆亂也師
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
古

曰不許其言陳勝爲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

家毀郡縣城隳其丘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隳鎖也視讀曰示且

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輳

曰輻輳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

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

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

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

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

具也今人呼爲一副也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

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係反

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

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留事項王漢二

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

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

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亮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

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

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

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師古曰搃拔取音騫諸生

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号稷嗣君張晏

曰后稷佐唐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

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劔擊柱上患之通知

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

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故夏鄒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

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

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

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母

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爲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爲

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葺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素營之習禮儀其

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蒔師古曰葺與蒔同並子悅反如說是習之月餘通

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

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儀師古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

儀師古曰欲

叙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

先平明

師古曰未平明之前

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戎卒衛官設兵張旗志

師古曰志與幟同音戎餌反

傳曰趨

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

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階比數百人也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讀皆曰嚮

大行

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

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廬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

傳警言

師古曰傳聲而唱警言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

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

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師古曰抑屈也

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

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

也拜通爲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爲太常也

賜金五百斤通因

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

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

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

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

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

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

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

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

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

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

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

習徙通爲奉常師古曰又重爲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

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孟康曰朝太后於長

樂及間往

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

數蹕煩民

師古曰妨其往來也

作復道方

築武庫南

如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通奏事因請間師古

曰請空隙之時不欲對衆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

游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傳曰高祖之衣冠藏

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

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

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

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

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

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渭北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奉上乃詔有司

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

今櫻桃孰可獻

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

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

信哉劉敬

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

之儀

師古曰枹者鼓推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羅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枹其字從木

遇

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

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

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

師古曰以諸呂僭差託病歸家

不

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

附會將

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